



列傳第四十二

北史三十四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子消難 裴藻 兄子雁之

竇泰

尉景

婁昭 兄子敷

庫狄干 孫士文

韓軌

段榮 子韶 孝言

斛律金 子光羨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爲中書舍人  
沮渠氏滅因徙居北邊及騰貴魏朝贈司徒父機贈太尉  
騰少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歸尒朱榮尋爲齊  
神武都督長史神武爲晉州又引爲長史封石安縣伯及  
起兵於信都常以誠款預謀策累遷郡公入爲侍中尋兼  
尚書左僕射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騰願尚之而  
公主欲侍中封隆之騰妬隆之遂相間構神武啓免騰官  
俄而復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見忌慮禍奔晉陽神武入  
討椿留騰行并州事入爲尚書左僕射內外之事騰咸知

之兼司空除侍中兼尚書今時西魏攻南兗州詔騰率諸  
將討之騰性怯無威略失利而還又除司徒餘官如故初  
北境亂騰云一女及貴推訪不得疑其爲人婢及爲司徒  
奴婢訴良者皆免之願免千人莫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  
解司徒尋爲尚書左僕射太保仍侍中遷太傅初博陵崔  
孝芬取貧家子賈氏爲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  
攜賈於鄭氏賈有色騰納之爲妾其妻袁死騰以賈有子  
正以爲妻詔封丹楊郡君復請以袁氏爵回授其女其違  
禮肆情多此類也騰早依神武神武深信待之置於魏朝  
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自己納賄不知紀極官贈非

財不行銷藏銀器盜為家物親狎小人專為聚斂與高岳  
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為甚焉神武文襄  
屢加誚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武定六年薨贈太師  
開府錄尚書事謚曰文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告其墓皇  
建中配饗神武廟庭子鳳珣嗣性庸暗卒於儀同三司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也為闈人徐成養子少時以貨升  
為事或曰父幹為姑塔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後有參  
定功神武命為弟仍云勃海裔人幹贈司徒公隆之身長  
八尺美鬚髯深沉有志氣初行臺于暉引為郎中與神武  
深相結託後從起兵於山東累遷并州刺史入為尚書右

僕射時初給人田權貴皆占良美地弱感受堵薄隆之啓  
神武更均平之又領營構大以萬夫徹洛陽宮殿連  
於鄴構營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城周二十五里以漳水  
近帝城起長堤以防汎溢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  
碾磴並有利於時魏自孝昌之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  
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為煩擾隆之請  
非實邊要見兵馬者悉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  
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  
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  
括旬日獲五萬餘人而群小謹蹶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

事進位司徒武定中除尚書令遷太保文襄作宰風俗肅  
 清隆之時有受勅文襄於尚書省大加責讓齊受禪進爵  
 為王尋以本官錄尚書事領大宗正卿監國史隆之性好  
 小巧至於公家羽儀自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  
 非之於射堦上立三人像為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  
 因射謂隆之曰堦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為終日射人  
 隆之無以對先是文襄委任崔暹崔季舒等及文襄崩隆  
 之啓文宣並欲害之不見許文宣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  
 隆之子姪於楊遵素前妻帝妹也故遵素讓毀日至崔季  
 舒等仍以前隆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音以  
 示非己能裁文宣以其受任既久知有寃狀便宜申滌何  
 過要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書省隆之曾與元昶  
 宴語昶曰與王交遊當死生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又帝  
 未登庸日隆之意常侮帝帝將受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  
 又在其中帝深銜之因此大怒罵曰徐家老公今壯士築  
 百餘拳放出渴將飲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  
 因從駕死於路中贈太尉太保陽夏王竟不得謚隆之雖  
 不學涉而欽尚文雅搢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為厄事之  
 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義世以此稱之文宣末年多猜害  
 追忿隆之執其子司徒中兵慧登等二十人於前慧登言

四百二十二  
乞命帝曰不得已以鞭扣鞍一時頭絕竝投之漳水發隆之家出屍其貌不敗斬骸骨焚之棄於漳流天下寃之隆之嗣遂絕乾明中詔其兄子子遠為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產隆之見信神武性陰毒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僕卿任集同加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託不遂竝構成其罪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字遵業自云河內温人也徙居雲中因家焉子如初為懷朔鎮省事與齊神武相結託分義甚深孝昌中北州淪陷子如南奔肆州云約尔朱榮所禮封平遥子稍遷大行臺即榮死隨榮妻子與尔朱世隆等走出京城節閔帝立以前後功進爵陽平郡公神武入洛以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尚書左僕射開府與高岳孫騰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神武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及還神武武明后俱有齎遺率以為常子如性既豪爽兼恃恩舊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與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致之極刑進退少不合旨者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士庶惶懼不知所為轉尚書令及文襄輔政以賄為御史中尉崔暹劾在獄一宿而髮皆白

辭曰司馬子如本從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  
 齋特牛犢犢在道死唯齋用存此外皆人上取得神武書  
 敕文襄曰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以出  
 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神武後  
 見之哀其顛悴以膝承其首親為擇蠶賜酒百瓶羊五百  
 口粳米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  
 路邪未幾起行冀州事能自改厲甚有聲譽詔復官爵別  
 封野王縣男齊受禪以翼贊功別封須昌縣公尋除司空  
 子如性滑稽不事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姊有禮  
 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竝加欽愛復以此稱之然素無  
 鯁正不能以平道處物文襄時中尉崔暹黃門郎崔季舒  
 俱被任用文襄崩暹等赴晉陽子如以糾劾之寡乃啓文  
 宣言其罪勸帝誅之後子如以馬度關為有司所奏文宣  
 讓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  
 免官久之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尋以疾薨贈太師太尉  
 謚曰文明長子消難嗣

消難字道融幼聰慧微涉經史有風神好自矯飾以求名  
 譽子如既當朝貴盛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  
 陸印崔瞻等皆遊其門稍遷光祿卿出為北豫州刺史文  
 宣末平昏虐滋甚消難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為百

平當年

信州路家宅院刊

七五及何四十二

六

仲立

姓所附不能廉潔為御史所劾又尚公主而情好不睦公  
主愬之屬文宣在并州驛召上黨王煥煥懼害斬使者東  
奔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煥之初走朝士疑赴成臯云  
若與司馬北豫連謀必為國患此言達於文宣頗見疑消  
難懼密令所親人河東裴藻間行入關請降入周封滎陽  
郡公累遷大司寇從武帝東伐還除梁州總管大象初遷  
大後丞女為靜帝后尋出為邳州總管及隋文帝輔政消  
難乃與蜀公尉遲迥合勢舉兵使其子永質於陳以求援  
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討之消難奔陳位司空隋郡公  
初隋武元帝之迎消難結為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  
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為樂戶二旬而免猶以  
舊恩特被引見尋卒於家消難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言  
反覆者皆以方之其妻高齊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  
關便相棄薄及赴邳州留妻及三子在京妻言於文帝曰  
滎陽公攜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及消難入陳高  
母子因此獲免子譚即高氏所生以消難勲拜儀同大將  
軍坐消難除名

裴藻字文芳少機辯有不羈之志為子如太傅主簿消難  
鎮北豫又以為中兵參軍入周封聞喜縣男除晉州刺史  
子如兄慕慕長子世雲輕險無行累遷潁州刺史肆行姦

穢將見推懼遂從侯景文襄猶以子如恩舊免其諸弟死  
罪徙北邊世雲以侯景敗於渦陽復有異志為景所殺世  
雲弟膺之膺之字仲慶美鬚髯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  
氣甚高歷中書黃門侍郎天平中叔父子如執鈞當軸膺  
之既宰相猶子兼自有名望所與遊集盡一時名流與邢  
子才王景等並為莫逆之交及兄世雲陷於逆亂暮親皆  
應誅膺之反諸弟並有人才為朝廷所惜文襄特減死徙  
近鎮文宣嗣業得還齊受禪子如別封須昌縣公廼授膺  
之子如撫愛甚慈膺之昆季盡之如父性方古不會俗舊  
與楊愔同為黃門郎至愔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愔嘗有從  
姊慘尚書卿尹皆跪于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愔威儀道  
引乃於樹下側避之愔怕於車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  
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然以其踈簡傲  
物竟天保間淪滯不齒乾明中除衛尉少卿遷國子祭酒  
河清末拜金紫光祿大夫患泄痢積年不起武平中就家  
拜儀同三司班台之貴近世專以賞勳勤膺之雖為猥雜  
名器猶重初司徒趙彥深起自孤微為子如管記膺之甚  
相忽略不為之禮及彥深為宰相朝士輻湊膺之自念故  
被延請永不至門每與相見捧袂而已大常卿段孝言左  
丞相孝先之弟也位望甚隆嘗誦其弟幼之舉座傾敬膺

之時牽疾在外齋馮几而坐不為動容直言我患痢久太  
常不得致怪黃門郎陸香貴遊後進膺之嘗與棊香忽後  
至寒温而已棊遂輟園宅閑素明無雜客性不飲酒而不  
愛重賓遊病久不復堪讀書或以弈棊永日名士有素懷  
者時相尋候無雜言唯論經史好讀太玄經又注揚雄蜀  
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患痢十七年竟不愈三歲  
以痢疾終膺之弟子瑞為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為朝廷所  
許以疾去職就拜祠部尚書卒贈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  
曰文節子瑞妻陸令宣妹及令宣得寵於後主重贈子瑞  
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温縣伯諸子亦竝居顯職同遊給  
事黃門侍郎同回太常少卿同憲通直常侍同遊終為佳  
吏隋開皇中為尚書戶部侍郎卒於遂州刺史子瑞弟幼  
之清貞有行武平末為大理卿開皇中卒於眉州刺史

竇泰字世寧太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胄祖羅魏統  
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為亂與鎮將楊  
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  
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露灑寤而驚汗遂有娠棊  
而不產大懼有巫曰度河湔羣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  
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善  
騎射有勇略泰父兄戰歿於鎮泰身負骸骨歸尔朱榮以

從討邢杲功賜爵廣阿子神武之為晉州請泰為鎮城都督參謀軍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勲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寮畏懼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關為周文帝所龍衣盡沒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惠化尼謠云實行臺去不迴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實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贈大司馬太尉錄尚書事謚曰武貞泰妻武明婁后妹也泰雖以親見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于孝敬嗣位儀同三司

尉景字士真善無人也秦漢置尉掾官其先有居此職者

因以氏焉景性溫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與神

武入杜洛周中仍共歸尔朱榮以軍功封博野縣伯後從

神武起兵信都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

鎮鄴尋進封為公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勲戚每有

軍事與庫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懷財利神武每嫌責

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庫狄干與

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

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剥景衣曰

公剥百姓董桶何為一不剥公神武誠景曰可以無貪也景

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突不  
答改封長樂郡公歷以太保太傅坐匿二人見禁止使崔  
暹謂文襄曰語阿惠曰富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泣詣闕  
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曰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為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造景景恚卧不動叫曰殺我  
時趣邪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  
曰我為爾汲水胠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為之屈膝先是  
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為墻人相扶為  
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  
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干

帝濕哭不聽打邪尋授青州刺史探行頗改百姓安之

授大司馬遇疾死於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  
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追封長樂王子祭少  
歷顯職性麁武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為王祭以父不預王  
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恠遣使就宅問之隔門謂  
使人曰天子不封祭父作王祭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敕  
祭遂彎弓隔門射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段韶諭曰祭見  
韶唯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  
尋追封景長樂王祭襲爵位司徒太傅薨子世辯嗣周師  
將入鄴令世辯率千餘騎覘候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遙見

群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顧隋  
開皇中卒於浙州刺史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提  
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  
之魏太武時以功封真定侯父內干有武力未仕而卒昭  
貴魏朝贈司徒齊受禪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度  
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時神武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雄  
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神武將出  
信都昭贊成大策即以為中軍大都督從破介休北於廣  
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徙濮陽郡公授領軍將軍

孝武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三陽後從神武入洛兗州  
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為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既死諸將  
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橫被殘賊其賊是怨其  
人何罪遂皆捨焉後轉大司馬仍領軍遷司徒出為定州  
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寮  
屬昭舉其大綱而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師太尉謚曰武  
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長  
子仲達嗣改封濮陽王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為  
武成愛狎別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  
命位司空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

賄賂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  
季略穆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  
臨淮國郎中金造遠陰與思好通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三  
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遠  
疑有變遂縊而死昭兄子叡

叡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書叡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為神  
武帳內都督封掖縣子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為文  
襄所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除領軍將軍別封安定  
侯叡無佗器幹以外戚貴辛縱情財色為瀛州刺史聚斂  
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大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彥於

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為尚書左丞宋仲羨彈  
奏經赦乃免尋為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  
遣總偏師赴縣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  
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司馬子子產嗣位開府儀  
同三司

庫狄干善無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  
西臘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遷因家朔方干  
鯁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內  
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孝昌元年  
北邊擾亂奔雲中為刺史費穆送于尔朱榮以軍主隨榮

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廣平縣公尋進郡  
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責  
黜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武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爲  
大都督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遑食景使騎追饋  
之時周文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南度干決  
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還爲定州刺史不閑吏  
事事多煩擾然清約自居不爲吏人所患遷太師天平初  
以千元勳佐命封章武郡王轉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  
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搃大衆威望之重爲諸將  
所伏而最爲嚴猛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  
過常無能面折者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慙時人稱善惡贈  
假黃鉞太宰給輜輶車謚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  
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  
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竝知書干皇建初配享神武廟  
庭子伏敬位儀同三司卒子士文嗣士文性孤直雖鄰里  
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章武郡王位領軍將軍周武帝  
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竒之授開府  
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  
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  
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

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迹  
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  
陷害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  
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  
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遺之士文至州發摘姦諂  
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  
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厲死者十八九於  
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楚盈前而  
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竝苛刻  
唯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殺政司馬蝮蛇瞋長史  
含突判清河生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獨獸竟坐免未  
幾為雍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貴要無乃必  
死此官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  
怨望士文從妹為齊氏嬪有色齊滅後賜薛公長孫覽覽  
妻鄭氏妬譖之文獻后令覽離絕士文耻之不與相見後  
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為妻由是君明士文竝為  
御史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  
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韓軌字伯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深沈喜怒不形於  
色神武鎮晉州引為鎮城都督及起兵於信都軌贊成大

策從破尔朱兆於廣阿又從韓陵陣封平昌縣侯仍督中  
 軍從破尔朱兆於赤碛嶺再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  
 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戶別絹布兩疋州人田昭等  
 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頗以軍功  
 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為御史糾劾削除  
 官爵未幾復其安德郡公歷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  
 德郡王軌妹為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渙復以勲庸歷登台  
 鉉常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  
 蠕蠕在軍暴疾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謚曰肅武皇建初  
 配享文襄廟庭子晉明嗣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  
 氣諸勳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  
 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  
 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  
 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解官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豪  
 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榮少好歷術  
 專意星象正光中謂人曰吾今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  
 當有亂矣亂起此地天下因此橫流無可避也未幾如言  
 榮初之杜洛周因奔尔朱榮及神武起兵榮贊成之神武  
 南討鄴留榮鎮信都仍授定州刺史時攻鄴未克榮轉輸

無闕神武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轉授瀛州刺史榮妻武明皇后長姊也榮恐神武招私親之議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歷相濟秦三州所在百姓愛之神武將圖關右榮稱未可及渭曲敗神武曰不用段榮言以至於此尋除山東大行臺領本州流人大都督甚得物情卒贈太尉謚曰昭景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韶嗣

韶字孝先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以武明皇后甥神武益器愛之常置左右以為心腹領親信都督神武拒尔朱兆於廣阿憚兆兵眾韶曰所謂眾者得眾人之死所謂彊者

得天下之心尔朱裂冠毀冕拔塞原芒山之會搢紳何

罪殺主立君不脫旬朔天下從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誅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神武曰吾雖以順討逆恐無

天命韶曰聞小能敵大小道入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今尔朱外賊天下內失善人智日不為謀勇者不為鬪不肖

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挑戰敗之類以軍功封下洛縣男後廼賜父爵姑臧縣侯芒山之役為賀拔勝所窘

韶從傍馳馬反射斃其馬追騎不敢進遂免賜鞍下馬并金進爵為公及征玉壁攻城未下神武不豫謂大司馬斛

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懿等曰吾每謂孝先論兵殊

有英略若比來用其謀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危篤欲委  
孝先以鄴下事若何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  
者仍令韶從文宣鎮鄴召文襄赴軍顧命文襄以孝先為  
託今軍旅大事竝與籌之及神武崩侯景反文襄還鄴留  
韶守晉陽委以軍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宣  
受禪除尚書右僕射遷冀州刺史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  
額潛至宿豫韶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  
陳霸先將攻廣陵尹公思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  
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霸先外託同德內有  
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嚴顯博等圍宿豫自倍

道 起

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大軍卒至望旗而奔進破  
之達軍迴赴廣陵霸先遁走旋師宿豫遣辯士喻白額白  
額開門請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為用斬之并其諸弟竝傳  
首京師封平原郡王歷司空司徒大將軍尚書令太子太  
師以繼母憂去職尋起為大司馬仍為尚書令遷錄尚書  
事并州刺史後與東安王婁歡平高歸彥遷太傅仍涖并  
州為政不存小察甚得人和周文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  
眾逼晉陽武成自鄴倍道赴之時大雪諸將或欲逆之韶  
曰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遂大破之進位太  
師周冢宰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宮護聞尚存乃因邊

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隣好韶以爲護外託爲相其實王也爲母請和不通一介之使據移送書恐示以弱且外許之待通和往復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得母仍遣尉遲迴等襲洛陽韶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擊之軍次三山下逗留未進武成召韶欲赴洛陽圍但以突厥爲慮韶曰北虜侵邊事等亦癘西羌闕逼是膏肓之病帝仍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五日便濟河遇周軍於大和谷與諸將陣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上山逆戰韶且却引待其力斃下馬擊之周人大潰洛城圍亦即奔遁除大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除

左丞相四年別封永昌郡公食滄州幹武平二年出晉州道到定隴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往行達西境有栢谷城者敵之絕險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會兵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遂攻之城潰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攻邊斛律光先率軍禦之韶亦請行五月到服秦城西入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韶抽壯士從北襲之使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內外相應進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

七史列傳四十二  
十九  
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破服秦併力圖之從之六月徙圍定陽七月屠其外城時韶病在軍中謂蘭陵王曰此城三面重澗竝無走路唯慮東面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其夜果如策伏兵擊之大潰韶竟以病薨賜溫明祕器輜輶車軍校之士陣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家贈假黃鉞相國太尉錄尚書事謚忠武韶出總軍族入參幃幄功既居高重以婚媾之故望傾朝野而長於計略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又雅性溫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代勲貴家罕有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

微服間行魏黃門郎元瑀妻皇甫氏緣瑀謀逆沒官韶美之上啓固請文襄賜之別宅處之禮同正嫡尤嗇於財親戚故舊略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盃酒元妃所生三子懿深亮皆宦達懿字德猷尚潁川長公主拜附馬都尉襲封平原王位行臺右僕射兼殿中尚書卒子寶鼎尚中山長公主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饒州刺史深字德深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保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尚東安公主位侍中韶病篤詔封深濟北王以慰其意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亮字德堪隋大業初位汴州刺史卒於汝

南郡守

韶弟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齊受禪其兄韶以別封霸城縣侯授之歷中書黃門侍郎典機密又歷祕書監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本以勲戚致位通顯驕奢無憚曾夜過其客宋孝王家呼坊人防援不時赴逐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其夫覺又拷掠而殞時苑內須果木課人間及僧寺備輸孝言采心分向其私宅七種植又殿內及園中湏石差車從漳河運載復分車廻取事發出為海州刺史累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為助加侍中孝言待物不平抽擢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於抗言尚書天

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

辭以對唯厲色遣下尋

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

構祖珽之短及珽出後

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

用捨請謁大行救浚京

城北隍孝言監作儀同三

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

府少卿酈孝裕尚書左戶郎中薛叔昭司州中從事崔龍

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臨漳令崔象成安令

高子徹等竝在孝言部下與作日別置酒高會諸人膝行

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

為已任皆隨事報答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

用人士咸是險縱之流尋遷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

南郡守

韶弟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齊受禪其兄韶以別封霸城縣侯授之歷中書黃門侍郎典機密又歷祕書監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本以勲戚致位通顯驕奢無憚曾夜過其客宋孝王家呼坊人防援不時赴逐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其夫覺又拷掠而殞時苑內須果木課人間及僧寺備輸孝言采心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內及園中須石差車從漳河運載復分車迴取事發出為海州刺史累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為助加侍中孝言待物不平抽擢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於衆中抗言尚書天

下尚書山獨段家尚書

辭以對唯厲色遣下尋

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

穉祖珽之短及珽出後

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

用捨請謁大行救浚京

城北隍孝言監作儀同三

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

府少卿酈孝裕尚書左戶郎中薛叔昭司州中從事崔龍

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臨漳令崔象成安令

高子徹等並在孝言部下典作日別置酒高會諸人膝行

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

為已任皆隨事報答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

用人士咸是險縱之流尋遷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

富貴豪侈尤好女色後取婁定遠妾董氏大耽愛之爲此  
內外不和更相糾列又於晉陽監作坐事除名徙光州隆  
化主敗後有敕追還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  
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以盡歡洽  
雖草萊之士粗關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躋者  
亦時乞遺時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位上開府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魏道武  
時內附位大羽真賜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書父那  
瓌光祿大夫贈司空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  
歷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爲軍主與懷朔鎮將

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瓌見金獵射歎其工及破六韓拔  
陵構逆金擁衆屬焉署金爲王金度陵終敗乃統所部叛  
陵詣雲州魏除爲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  
曰鴈臣仍稍引南出黃瓜堆爲杜洛周所破與兄平二人  
脫身歸尔朱榮爲別將孝莊立賜爵阜城男位金紫光祿  
大夫神武密懷匡復金贊成大謀太昌初爲汾州刺史進  
爵爲侯從神武破紇豆陵於河西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  
少却軍爲西師所乘遂亂張華原以簿帳歷營點兵莫有  
應者神武將集兵便戰金曰衆散將離其勢不可復用宜  
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是大

崩喪甲士八萬侯景斂西魏力人持大棒守河橋衣甲厚射之不入賀拔仁候其轉面射一發斃之是役也無金先請還幾至危矣及高仲密西叛周文攻洛陽從神武破之還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教為金字作屋况之其字乃就神武重其古質每誡文襄曰爾所使多漢有讒此人者勿信之及文襄嗣事為肆州刺史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天保三年就除太師四年解州以太師還晉陽車駕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極夜方罷帝欣甚詔金第一子豐為武衛大將軍賜帛五十匹謂曰公元勳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為藩衛仍詔金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諸王皆從其見待如此後蠕蠕為突厥破散慮其犯塞詔金屯兵白道以備之多所俘獲并表陳盧奇取狀文宣乃與金共討之進位右丞相食齊州幹遷左丞相帝晚年敗德嘗持稍走馬以擬金曾者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孝昭踐阼納其孫女為皇太子妃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武成即位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為太子妃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云金自來武成出昭陽殿敕侍中高文遙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

映廊下文遙還覆奏帝罵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金  
 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  
 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  
 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  
 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  
 之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  
 為憂天統三年薨年八十贈假黃鉞相國太尉公贈錢百  
 萬謚曰武子光嗣

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為侯景  
 部下彭樂謂高敖曹曰斛律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

明月死  
 武後猶令壯  
 人墮淚嗚呼人  
 非不死有令  
 在死猶生也  
 以之憾丁泉

人名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鴈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  
 之以二矢俱落馬後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吳孝暉在行  
 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之因禽於陣神武即擢授都督封  
 永樂子又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  
 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  
 此射鵬手也當時號落鵬都督齊受禪別封西安縣子皇  
 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陵王百年為皇太子求妃孝  
 昭以光世載醇謹納其長女為太子妃歷位太子太保尚  
 書令司空司徒河清三年周大司馬尉遲迴齊公憲庸公  
 王雄等眾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於芒山迴等

大收光親射雄殺之迴憲僅而獲免仍築京觀武成幸洛陽  
 陽平曠遷太尉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恒以冬  
 月守河椎冰及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椎冰懼周兵之逼  
 光憂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耽聲色先  
 是武成納光第二女為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皇后光轉大  
 將軍二年六月父喪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弟羨竝復位秋  
 除太保襲爵咸陽王遷太傅十二月周軍圍洛陽壅絕糧  
 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鋒刃纔交周將  
 宇文弼眾大潰直到宜陽軍還擊周齊王憲等眾大潰詔  
 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

華谷龍門二城與憲相持憲不敢動二年率眾築平隴等  
 鎮戍十三所周柱國枹罕公普屯威柱圍韋孝寬等來逼  
 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紇干廣略圍宜  
 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  
 餘人而還軍未至鄴敕令便放兵散光以功勳者未得慰  
 勞若散恩澤不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  
 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  
 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左丞相別封  
 清河郡公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  
 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尔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過聞

之又怒玳知光忿賂其從奴搯頭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  
抱膝歎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玳省事褚士達夢人倚戶  
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  
處人以告玳玳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  
字非真者解斛律於我不實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  
也玳由是懼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  
之田光言於朝曰此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難  
今賜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  
是官無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園  
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

周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斗飛

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柵樹不扶自豎班  
讀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  
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宣以饒舌為斥已盲老公謂  
祖班也遂協謀以謠言啓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  
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可畏帝以  
問韓長鸞鸞以為不可事寢光又嘗謂人曰今軍人皆無  
禪袴後宮內參一賜數萬 府藏稍空此是何理受賜者  
聞之皆曰天子自賜我關相王何事班又通啓求見帝使  
以庫車載入班因請問唯何洪珣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

四百四十一  
欲施行長鸞以爲無此理未可班未對洪珣進曰若本無  
意則可既有此意不決行萬一事泄如何帝然洪珣言而  
猶預未決班令武都妾兄顏玄告光謀爲不軌又令曹魏  
祖奏言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災禍先是天狗西流占曰秦  
地案秦即咸陽也自太廟及光宅竝見血先是三日鼠常  
晝見光寢至常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牀下有二物  
如黑脂從地出走其臍滑大蛇屢見屋脊有聲如彈丸  
落又大門橫木自焚擣衣石自移既而丞相府佐封士讓  
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爲  
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使豐樂武都處陰  
謀往來若不早圖恐重不可測帝謂何洪珣曰人心亦

誰謂天与  
善人

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珣馳召祖  
班告之又恐追光不從命班因請賜其一駿馬令明日乘  
至東山遊觀須其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馬頭眩  
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光曰桃枝常作  
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絃貫其頸遂  
拉殺之年五十八血流於地刻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稱  
其反族滅之使二千石郎邢祖信掌簿籍其家班於都省  
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貝刀七口賜  
稍二張珣又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子枝二十束擬奴

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即以杖之一百且大慙乃下聲曰  
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憤  
然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祖信少年時父遜為李庶  
所卿因詣庶謂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庶又諧杖庶而  
謝焉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儉簡華  
色不營財利杜絕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預  
政事每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  
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  
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胄常為士卒先有罪者  
唯大杖撻背未嘗妄殺眾皆爭為之死且陽之役謂周人  
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人知歸之在西境築定  
誇諸城馬上以鞭指書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  
未嘗伐功板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嚴自結髮從戎未  
嘗失律深為隣敵懼憚罪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惜之周  
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詔  
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長子武都位特進開府儀同  
三司梁究二州刺史所在唯事聚斂光死遣使於州斬之  
小子鍾年甫數歲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隋開皇中卒於  
車騎將軍

羨字豐樂少機警善騎射河清三年為都督幽州刺史其

年突厥十餘萬寇州境羨惣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容齊  
整遂不敢戰遣使求款附天統元年五月突厥可汗遣使  
請朝貢自是歲時不絕羨有力焉詔加行臺僕射羨以虜  
屢犯邊塞自庫推戍東拒於海二千餘里其間凡有險要  
或斬山築城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又導高梁  
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公私獲利在州養馬二  
千匹部曲三千以備邊突厥謂之南面可汗四年遣行臺  
尚書令別封高城縣侯羨歷事數帝以謹直稱雖極榮寵  
不自矜尚以合門貴盛深以為憂武平元年乃上書推讓  
乞解所職詔不許其年秋進爵荆山郡王羨慮禍使人騎  
快驟迎至鄴無日不得音問後二日鄴使不至家人乞養  
憂之又夢著枷鎖勸豐樂遠奔突厥羨不從占其夢曰枷  
者加官鎖者鎖鎖吉利及光誅敕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  
餘人馳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  
獨孤永業便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既至門者白羨曰  
使人衷甲馬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迎之遂  
見執死於長史聽事謂其妻曰啓太后臣兄弟死自當知  
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  
得不敗并害五子年十五已下者宥之羨未誅前忽令其  
在州諸子五六人鎖頸乘驢出城合家泣送之至閣日晚

信州路家山書院刊 七 尺 山 傳 日 二 二 八

而歸吏人莫不驚異行燕郡守馬嗣明道術之士也為羨  
所欽竊問之答云須有攘厭數日而有此變羨及光竝工  
騎射少時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  
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日令出田還  
即効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掖羨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  
恒家賞羨或被捶人問其故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  
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服其言金兄平少便弓  
馬神武起以都督從皇建初封定陽郡公後為青州刺史  
卒贈太尉

論曰齊神武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練兵訓旅遙制  
朝權鄴都機務情寄深遠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等俱不  
能清貞守道以康亂為懷而厚斂貨財填彼溪壑昔蕭何  
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賴文襄入輔責  
以驕縱厚過崔暹奮其霜簡不然則君子屬厭豈易聞焉  
子如徒以少相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草昧恩結寵私勲德  
莫聞坐致台輔消難去齊歸周義非殉國向背不已晚又  
奔陳一之謂甚胡可而并膺之風素可重幼之清簡自立  
有足稱者嘗泰尉景婁昭庫狄干韓軌等竝以外戚近親  
屬雲雷之舉位非寵進功籍勢成附翼攀鱗豈為佐命之  
首定遠以常人之才而因趙郡忠正將以志除朝蠹謀逐

四百一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子仲  
佞臣而信納姦凶反受其亂遂使庸豎肆毒賢戚見誅敗  
政害時莫大於此鄙語曰利以昏智況定遠非智者乎段  
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地亦足稱焉詔光輔  
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閫外或任處留臺以猜忌之朝終  
其眉壽屬亭候多警言為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忘謝矜  
功名不渝實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  
可得也禮云率性之謂道此其効歟斛律金以神武撥亂  
之始翼成王業忠款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  
百辟視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既處  
威權之重蓋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姿戰將  
兵權暗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  
紀以高氏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  
威而太寧已還東隣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  
瓚而用武成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眾式遏邊鄙戰則  
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  
啓關之策而世亂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毀藩  
籬之固昔李牧之為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  
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云  
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為彊隣滅讎嗚呼後之君子可為深  
戒者歟

列傳第四十二

北史五十四

列傳四十三

五十五

孫奉

陳元康

杜弼

房謨

張纂

張亮

張曜

王峻

王紘

子臺

子恭

趙徐

信州... 院... 專

敬顯雋

平鑿

唐筮

白建

元文遙

趙彥深

赫連子悅

馮子琮

郎基

孫奉字彥舉樂安人

世寒賤少勵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

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先引修國史歷行臺即後預崔祖蟻

反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齊神武未

被知也會神武西征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

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皆辭請以奉代神武乃引奉入帳

自為吹火催促之奉神色安然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

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宣傳號

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

貌時人榮之文襄初欲之鄴摠知朝政神武以其年少未

許奉為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文襄但加散騎常侍

時大括人為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

如常知

四百廿一 北史卷四十一 一附五李仲

沒其家於是所獲其衆奪之計也塞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塞曰我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塞少時

與温子昇齊各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塞要其為誓子昇笑大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旦旦塞悵

然曰卿不為誓事可矣塞常服棘刺九李諧調之曰卿應自是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塞飲

酒醉甚而卒神武親覽之曰折我右臂贈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內史元康貴贈

度支尚書謚曰貞元一

從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邑男普泰中除主書累遷司

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塞劇飲塞醉死神

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飲殺我

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

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密書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授

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為華藻遷大行臺都

官郎封安平子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如神武臨行留元

康在後焉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蓋能記

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時趙彥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

信列路書山書院刊 北史列傳四十一 三 古初比用

性又柔謹神武之伐劉蠡乃天寒雪深使人舉壇元康於壇下作軍書颯颯運筆筆一及凍俄傾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神武怒文襄親加歐蹋極口肆罵以咎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霑地曰王教世子過矣神武曰我性急曠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一度為甚况常然邪神武自是為之懲忿時或恚棒輒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曰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為之請神武曰我為尔不殺然須與苦手文襄乃出暹而謂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須見我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止伍伯因麻階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丁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况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乃捨之文襄入輔居鄴下崔暹崔季舒崔昂等竝被任用張亮張徽纂竝為神武待遇然皆出元康下神武每與元康久語文襄門外待接之時人語曰二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將軍鄭瓊以罪死子婦范陽盧道虞女也沒官神武啓以賜元康為妻元康地寒時以為殊賞元康遂棄故妻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而不能平心覩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責負交易遍於州郡為清論所譏從神武於芒山將戰遺失陣圖元康冒險求得之西師既敗

神武會諸將議進取策或以爲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  
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  
須乘勝追之神武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  
還軍彼尚無伏今者奔敗何能遠謀捨之必成後患神武  
不從累遷大行臺左丞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芒山之戰  
不用元康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事皆當與元  
康定也神武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文襄嗣事自晉陽  
將之鄴令元康預作神武教數十紙留付段孝先趙彥  
深在後以次行之別封昌國縣公以從嘉名侯景反文襄  
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元康諫曰今枉殺無辜虧廢

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朝錯前事願公慎之  
文襄乃止高午討侯景未克文襄欲遣潘相樂副之元康  
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堪敵景  
時紹宗在遠文襄欲召見之恐其驚駭元康曰紹宗知元  
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  
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乃任紹宗遂破景賞元康金  
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曰公自  
匡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  
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業文襄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  
必可拔文襄乃親征潁川益發衆軍決既至而克之賞元

康金百鎰初魏朝授文襄相國齊王諸將皆勸恭膺朝命  
元康以爲未可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欲分  
元康權元康既貪貨賄文襄內漸嫌之又欲用爲中書令  
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屬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  
竝在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文襄家倉頭蘭固成掌  
厨與其弟阿改謀害文襄阿改時事文宣常執刀從期間  
東齋叫即加刃於文宣時文宣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  
成因進食置刀盤下而殺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可惜  
可惜與賊爭刀髮解被刺傷重腸出猶手書辭毋口占祖  
孝徵陳權宜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時楊愔狼狽走出遺  
一靴崔季舒逃匿于廁庫直紇之矣舍樂捍賊死散都

師羅戰傷監討倉頭薛豐洛率一卒人持薪以赴難乃禽盜  
固成一名京事見齊本紀祕文襄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  
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贈司空謚曰文穆元  
康卒後母李氏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謚曰貞昭元  
康子善藏嗣善藏溫雅有鑒裁位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  
中尚書郎大業初卒於彭城郡督務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祖彥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  
時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同郡甄琛  
爲定州刺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應答如響大歎異之命

其二子楷寬與交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主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但父祖官薄不獲優叙以軍功起家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爲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遷先川曲城令爲政清靜遠近稱之弼父在鄉爲賊所害弼居喪六年以常調除侍御史臺中彈奏皆見信任儀同竇泰西伐詔弼監軍及秦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東史弼書錄送晉陽神武責以不諫爭賴房謨諫以免累遷大行臺郎中只引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即令宣讀承間密勸受禪神武舉杖欲

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于炎讀署爲樹神武怒其紀諱杖之於前弼進曰孔子言徵不言在子炎可忍神武罵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許步呼還子炎亦蒙宥文襄在鄴聞之謂楊愔曰王左右賴此人天下蒙利豈獨吾家也初神武自晉陽東出改介朱氏貪政使人入村不敢飲社酒及平京洛貨賄漸行弼以文武在位平有廉潔言之神武神武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投

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  
 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指諸勳貴掠  
 奪百姓神武不荅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夾  
 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  
 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  
 膽諸勳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虜大弼頓顙  
 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後破芒山軍命爲露布弼即書約曾  
 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奉使詣闕魏帝見之九龍殿  
 曰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異弼曰正是一  
 理又問曰說者妄皆言法性寬佛性慳如何弼曰在寬成  
 寬在慳成慳若論性體非慳非寬詔曰旣言成寬成慳何  
 得非慳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爲慳若定是慳亦不  
 能爲寬以非寬非慳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稱善引入經  
 庫賜地持經一部帛百疋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在軍恒  
 帶經行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遷廷尉卿會梁貞陽  
 侯蕭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討之詔  
 弼爲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文襄賜胡馬一疋曰此廐中  
 第二馬孤恒自乘聊以爲贈又令陳政要可爲鑒識者弼  
 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  
 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衷自然盡美文襄大悅曰言雖

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破蕭明迴破侯景於渦陽後魏  
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敕弼升師子座莫有能屈  
帝歎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關中遣王思政據潁州  
朝廷以弼行潁州攝行臺左丞及潁州平文襄曰卿試論  
思政所以禽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  
度強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文襄曰古有逆取順守  
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  
王若順而不下大而不強強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  
必既兼備鄙言可以還立文宣作相位中書令仍長史進  
爵爲侯弼志在匡贊知無不爲及受命以預定策功遷衛  
尉卿別封長安縣伯常與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  
爲人死還生恐是爲蛇畫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  
而能有不以爲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教本  
由勸獎故懼以有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  
信四時言則爲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人安  
得使北辰降光龍宮韞牘旣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  
弘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非實邢云  
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  
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鬼氣則無不之此乃形骸之鬼游徃  
而非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也全無之將焉適邢

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  
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  
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其  
後別與邢書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  
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為家客告弼謀反案察無實文乃見  
原因此絕朝見復 弟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

官俱為郎中封靜哲所訟徙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  
謀反鎮為賊帥張綽潘天合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  
固文宣嘉之敕行海州事後除膠州刺史弼所在清靜廉  
潔為吏人懷之鮑好玄理法莊子惠施篇并易上下繫

曰新注義苑竝行於世性真直在朝朝多所匡正又文宣  
作相致位尊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言帝又嘗問弼  
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為議  
已高德正居要不能下之乃至於衆前面折德正德正深  
以為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長史日受  
人屬大營婚嫁帝內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  
上因飲酒積其懋失遣使就州斬之尋悔驛追不及子懋  
及遠徙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乾明初竝得還鄴  
天統五年追贈弼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武平元年  
又贈驃騎大將軍謚曰文肅懋字子美學業不如弟臺卿

四百三十一  
而幹局過之武平中位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  
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子公贍仕隋位安陽  
令公贍子之松大業中起居舍人

臺卿字少山好學博覽解屬文仕齊位中書黃門侍郎修  
國史既居清顯忌害人物趙彥深和士開高阿那肱等親  
信之後兼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  
理者乃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為自陳令史又故不曉  
喻訓對往往乖越聽者以為嗤笑及周武平齊歸鄉里以  
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隋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採月令觸  
類廣之為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帛二百疋

患耳不堪更職請脩國史拜著作即後致仕終於家有集  
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竝行於世無子

房謨字敬放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姓屋引氏少淳  
厚雖無造次能而沈深內敏正光末歷位昌平代郡太守  
所在著廉惠及六鎮亂謨率郡人入九崢山結壘拒守時  
外無救援乃率所部奔中山遇鮮于脩禮之亂朝廷以謨  
得北邊人情以為假燕州事北轉至幽州南為脩禮所執  
仍陷葛榮榮敗余朱榮啓授行冀州事尋除太寧太守榮  
死其黨徵兵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關孝莊以  
毓為都督毓弟欽為行臺竝持節詣謨同為經略及京都

淪覆為賊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繫州獄蜀人聞謨被  
 囚竝叛安定於是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  
 遙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  
 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乘騎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  
 言此房公馬也其結愛人心如此尔朱世隆聞而嘉之捨  
 其罪以為東北道行臺及尔朱氏敗濟州刺史侯景以謨  
 先款附推謨降首諛以受眷尔朱不宜先為反覆不從其  
 計神武入洛再遷潁川太守魏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謨忠  
 貞遣其弟毓為大使持節勞問時軍國未寧徵發煩速至  
 有數使同徵一物公私勞擾謨註謂事遣一使下自催勒朝

廷從之徵為丞相右長史以清直甚被賞遇謨悉心盡力  
 知無不為前後賜其奴婢率多免放神武後賜其生口多  
 黥面為房字而付之神武討關右以謨兼大行臺左丞長  
 史如故摠知府省務天平三年行定州事請在左右拾遺  
 補闕固不肯行神武責而罷之未幾出為兗州刺史謨選  
 用廉清廣布恩信寮屬守令有犯必知雖號細密百姓安  
 之轉徐州刺史始謨在兗州彭城慕其政化及為刺史合  
 境欣悅謨為政如在殿立先是當州兵皆寮佐驅使飢寒  
 死病動至千數謨至皆加檢勒不令煩擾以休假番代洗  
 沐督察主司親自檢視又使傭賃令作衣服終歲還家無

不溫飽全濟甚多時梁魏和好使人入其界者咸稱歎之神武與諸州刺史書叙謨及廣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瑗平原太守許季良等清能以為勸勵謨曾啓神武以天下未寧宜降婚勳將收將士心深見納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綰濫退綰一疋徵錢三百人庶苦之謨乃表請錢綰兩受任人所樂朝廷從之徵拜侍中監國史謨無他材學每求退身不許尋兼吏部尚書加衛大將軍以子子遠罪解官久之詔復本將軍起為大丞相左長史後除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又攝南汾州事先時境接西魏土人多受其官為之防守至是酋長鎮將及都督守令前後降附者三百餘人謨撫接殷勤人樂為用爰及深險胡夷咸來歸服謨常以已祿物充其饗賚文襄嘉之聽用公物西魏懼乃增置城戍慕義者自相糾合擊破之自是龍門已北西魏戍皆平文襄特賜粟千石絹二百疋班示天下卒於州州府相帥贈物及車牛妻子遵其遺志拒而不納謨寡嗜慾貞白自守然內營家產足為富贍不假官俸是以世稱清白贈司空謚曰文惠謨與子結婚盧氏謨卒後盧氏將改適他姓有平陽廉景孫者少厲志節以明經舉郡孝廉為謨所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為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面大呼曰房謨清吏忠事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見陵神而

有知當助申之。今引決訴於地下，便以繩自經於樹，衛士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族。謨前妻子子遠險薄，謨甚嫌之，不以為子。例時以謨為後妻，盧氏所譖神武亦以責謨。謨陳其惡，神武弗信。自收恤之，令與諸子同學。又乃令還後，與任胄等謀殺神武。事發，神武歎曰：「知子莫若父，信哉！」因上言房謨、鄭述、祖李、道璠三家理宜從法，竊以謨立身清白，履行忠謹，鄭仲禮嚴祖庶兒，晚始收拾李世林生自外，養屬絕本宗三人，特乞罪止一房。魏帝許焉。及謨卒，子廣嗣、廣弟恭懿，恭懿字慎言，沈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平恩令濟陰太守，竝有能名。齊亡，不得調。後預尉遲迥亂，廢于家。隋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舉為新豐令，政為三輔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又振貧人。上聞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必呼恭懿至榻前，訪以化下之術。威又薦之。歷澤德二州司馬。盧愷復奏其政美，上甚異之。復賜以帛。諸州朝集，稱為勸勵之首。以為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朕，即拜為刺史。卿等宜師之。乃下詔褒美。因授海州刺史。未幾，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遲迥之黨，威愷曲相舉薦，上大怒。恭懿竟放嶺南。未幾，徵還。至洪州卒。論者冤之。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初事尔朱荣又为尔朱兆长史使於神武遂被顧識及相州城拔參丞相軍事封武安縣伯累遷神武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至晉州忽遇寒雨士卒饑凍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時纂為別使遇見輒令開門內之分寄人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神武聞而善之纂性便僻事神武二十餘歲通傳教令甚見親賞文宣時卒於護軍將軍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初事尔朱兆兆奔秀容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啓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提斬己首以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亮因伏屍

哭神武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為文襄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為臺郎常在神武左右遷右丞高仲密之叛與大司馬斛律金守河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欲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皆載長鎖鎖頭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船以釘釘之引鎖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全亮之計也後自太中大夫拜幽州刺史薛琰嘗夢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月而驗累遷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亮性質直勤力強濟深為神武文襄信委然少風格好財利父在左右不能廉潔及歷數州咸有贖貨之號天保初

別封安定縣男位中領軍卒贈司空時霸府又有趙起徐  
遠者竝見任委起廣平人性沈謹神武頻以為相府騎兵  
二局典兵馬十餘載至文宣即位累遷大鴻臚卿雖歷九  
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內居腹心寄與二張相亞武  
平中卒於師贈都督滄州刺史遠廣寧人為丞相騎兵參  
軍事深為神武所知累遷東楚州刺史政有恩惠鄆邑大  
火城人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為經營皆得安  
立卒於衛尉卿起遠前書竝有傳更無異迹今附此云

張曜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少貞謹韓軌為御史劾州府  
僚佐及執左右以賊挂網者百餘人唯曜以清白免天保

初賜爵都鄉男累遷尚書右丞文宣嘗近出令曜居守帝  
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驛門外久之催迫甚急  
曜以夜深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  
卿欲劾到君章也乃使曜前開門然後入嗟賞之賜以錦  
綵大寧初遷秘書監曜歷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  
嘗有過每得祿賜輒散之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  
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時人比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謂  
之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繆邪曜曰何為其然乎左氏  
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勸已溫  
尋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天統元年奏事暴疾仆於御前

武成下坐臨視呼不應帝泣曰失我良臣也旬日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簡

王峻字巒嵩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略歷事神武文襄為相府佐賜爵北平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賊數為人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峻要其行路大破之虜其酋帥厚加恩禮放遣之室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絕峻有力焉蠕蠕主菴羅辰東徙峻設伏大破之於此遁走歷位尚書河清中位南道行臺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定契斬刑家口配沒詔決鞭一百

名配甲坊獨其家口武平初卒於侍中贈司空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父基頗讀書有智略初從葛榮與周文帝相知及周文據關中神武遣基與長史侯景同往焉周文留基不遣後乃逃歸歷南益北豫二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人不甚怨苦後為奴所害贈部尚書紘善騎射愛文學性敏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一原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紘曰君子防未然然須留意元貞稱善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掩衣法為當左右尚書敬顯雋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以此言之右衽應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  
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  
早慧賜以名馬興和中文襄召爲庫直奉朝請文襄遇禍  
紘冒刃捍禦以忠節進爵平春縣男頗爲文官所知爲領  
左右都督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曰亦有大苦帝  
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默然後責  
紘曰爾與紘奚舍樂同事我兄舍樂死爾何不死紘曰君  
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臣力薄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  
按之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呼曰楊遵彥崔季舒逃  
侯尉尚書冒危效命之士翻見屠戮曠古未有此

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舍之後拜驃騎大將  
軍武平初加開府儀同三司上言突厥與周男女來往  
相影響南北寇邊宜爲之備五年陳人寇淮南封輔相  
討之紘曰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莫若  
賦省徭息人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  
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江南爲陳而已高阿那  
謂衆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周使  
即正未幾卒紘好著述作鑒誡二十四篇

敬顯雋字孝英陽平太平人也少英俠從神武信都塞  
歷位度支尚書神武攻鄴顯雋督造土山以功封永安

四十三  
侯出內多歷顯官所在著名河清中卒於兗州刺史子長  
瑜武成時為廣陵太守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表劾之  
貸事和士開以書屏風詐為長瑜獻武成大悅駿表  
遂不問焉遷合州刺史陷於陳卒子德亮齊亡後負  
德亮隋開皇中卒於尚書郎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也祖延魏安平太守父勝安州刺  
史鑒少聰敏受學於徐遵明受詩禮於弘農楊文懿通  
義不為章句雅有豪俠氣孝曰未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  
與慕容儼以客騎馬為業兼習弓矢鑒性巧夜則  
供衣食俄奔尔朱榮榮大奇之以軍功累遷襄州

武起兵信都鑒棄州自歸即授本官又襄輔政封西平縣  
伯遷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關道築城以防西軍  
從之尋而魏將楊標來攻時新築之城糧仗未集素乏水  
南門內有大井隨汲即竭鑒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  
泉湧溢有異於常合城取足揚示敵人將士既觀非常勇  
氣自立楊標敗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累遷揚州刺史其  
妻生男鑒因喜酣醉擅免境內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  
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特原其罪賜犢百頭羊二百口酒  
百石令作樂河清二年重拜懷州刺史時和士開使來鑒  
愛妾阿劉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

神

大

信州象山刊  
七  
儒

四百一十一  
為身計不得不然後卒於都官尚書贈司空謚曰文子子  
敬嗣輕險無賴姦穢所至禽獸不若隋開皇中為晉州行  
參軍為并州摠管秦王所殺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也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芝魏  
壽陽令邕貴贈司空公邕少明敏有材幹初直神武外兵  
曹以幹濟見知擢為文襄大將軍督護文襄崩事出倉卒  
文宣部分將校鎮壓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帝甚  
重之天保初稍遷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封廣漢鄉男及從  
征突虜黃門侍郎袁猛舊典騎兵事至是為割配遲留鞭  
杖一百仍令邕監騎兵事以猛賜邕文宣頻年出塞邕必

陪從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已上勞效田緒無不諳  
練占對如響或御前簡閱邕多不執文簿唱官名未嘗謬  
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摠為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  
射之禮親執其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上啓太  
后云邕一人當千仍別賜錢綵邕非唯強濟明辯亦善揣  
上意是以委任彌重帝嘗白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覩  
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  
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與卿共弊除兼給事黃門中書舍  
人文宣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  
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也後謂

邕云高德正妄說卿短而薦主書郭敬朕已殺之卿劾勞  
既久欲除卿作州頻敕楊遵彥求堪代卿者如卿實不可  
得所以遂停文宣或切責侍臣云觀卿等不中與唐邕作  
奴其愛遇如此孝昭作相署相府司馬皇建元年除給事  
黃門侍郎太寧元年除大司農卿河清元年突厥入寇遣  
邕驛赴晉陽纂集兵馬在路聞虜將逼邕斟酌事宜改敕  
更促期會由此兵士限前畢集後拜侍中并州大中正護  
軍將軍從武成幸晉陽帝至武軍驛因醉責虞候都督范  
洪將殺之邕諫以為若非酒行戮放誅人無所怨假實有  
大罪因酒殺人恐招橫議洪因得免死邕又以軍人教習

田獵依令十一月月別三圍以為疲弊請每日

河陽晉州與周連境請於河陽懷州永橋義寧

六州軍人并家立軍府安置以備機急之用帝許

幾出為趙州刺史侍中護軍大中正悉如故謂曰直

有帶侍中護軍中正臨州有以卿舊勳故有此舉故知

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即召也政頗嚴酷然抑挫豪強公事

甚理尋除中書監仍侍中遷尚書右僕射武平初坐斷事

阿曲為御史所劾除名久之以舊恩復除將軍開府累遷

尚書令封晉昌王高思好構逆令邕赴晉陽監勒諸軍事

平錄尚書事屬周師攻洛陽右丞相高阿那肱赴援邕配

割不甚從允那肱諧之由是被踈七年車駕將幸晉陽敕  
斛律孝卿抱騎兵事多自決邕恃舊一日為孝卿所輕鬱  
快形於辭色帝從平陽

後狼狽歸鄴邕懼那肱諧愬恨

孝卿輕已遂留晉陽

多婁敬顯等樹安德王為帝尋

降周邕依例授上開府同大將軍再遷戶部轉少司馬  
封安福郡公遷鳳州刺史隋開皇初卒邕性識明敏在齊  
一代典執兵機是以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番代  
往還器械精麤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  
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支度取捨大有  
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恣高其末經府寺陳訴起覽辭牒

條數甚多俱為憲臺及左丞彈劾竝御注放免司空從事  
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竝為徵官錢違限邕各  
校背三十齊時宰相未有搃控朝士至是大駭物望三子  
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  
徹中書舍人隋戎順二州刺史大業中卒於武賁郎將少  
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齊朝因神武作相丞相府外兵騎  
兵曹分掌兵馬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今  
唐邕自建主之謂之外兵省騎兵省後邕建位望轉隆各  
置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自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初入大丞相府任騎兵曹典文

帳明解書計爲同局所推天保末兼中書舍人孝昭輔政  
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仍舍人  
三年突厥入境伐忻一牧悉是細馬合數萬疋在五臺山  
北栢谷中避賊賊退敕建送馬定州付人養飼建以馬瘦  
違敕以便宜從事戎馬無損建有功焉武平末歷位尚書  
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高昌郡公父長命贈開府儀同三司  
都官尚書建雖無他才伎勤於在公以溫柔自處與唐龜  
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諸子幼弱俱爲州都主簿男女  
婚嫁皆得勝流卒贈司空

元文遙字德遠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

世祖常山王導父時有孝行父卒嘗以墓側而終文遙嘗  
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諡曰孝文遙敏慧夙成濟  
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常大會賓客時有人  
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召河間邢邵試命文遙  
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明年始十餘歲濟陰王曰  
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如古來未有起家員外散  
騎侍郎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閣祭酒以天下方亂遂解  
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定中文遙表徵爲大將軍府功曹齊  
受禪於登壇所授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揚遵彥每云  
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

此後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謝親解所着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為尚書祠部郎中孝昭攝政大丞相府功曹參典機密及踐祚除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彥趙郡王叡等同受顧託立武成武成即位任遇轉隆暨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廟朝祀再遷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仍侍中文遙歷事三王明達世務每臨軒大集多令宣救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為知音所重齊因魏宰縣多用術濫至於士流耻居百里文遙以縣令為字人之切遂請舉選於是密令其遊一采發救用之猶恐其披訴摠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為縣自此始也既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為士開負遙亂政於季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遙自洛遷鄴唯有地一餘頃家貧所資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為閑田宅後主嗣位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遙亦參其議叡見殺文遙由是出

言四路東山書四列

七

七

言三十七年 北史及傳四十三 九四  
為西兗州刺史詣士開別士開曰甌得言地使元家兒作  
令僕深負朝廷既言而悔仍執于慰勉之猶慮文遠自疑  
用其子行恭為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  
徵入朝竟不用卒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  
人待詔文林館齊亡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闕稍遷司勳  
下大夫隋開皇中位尚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  
驕恣文遠令與范陽盧思道交游文遠嘗謂思道云小兒  
此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  
答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  
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著錄佐郎

趙隱字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喜之後高祖父業為  
齊州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為平原故為平  
原人也隱避齋廟諱改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  
行洛陽縣令彥深貴贈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  
歲會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  
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游為雅論所  
歸服昧爽輒自埽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為常初為尚書令  
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  
靴無氈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為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  
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超

拜水部郎及文襄爲尚書令攝令選沙汰諸曹郎隱以地  
寒被出爲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  
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爲敏給神武曾與  
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  
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及神武崩秘  
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  
臺都官郎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旣而  
內外寧靜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爲  
選封安國縣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  
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  
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悅先是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  
夢獵遇一群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  
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  
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爲  
侯天保初累遷秘書監以爲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執  
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即輔贊太子知後事爲東南  
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爲政尚恩信爲吏人所懷多所降  
下所營軍虜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頓文宣重書勞勉徵爲  
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尚書左僕射  
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位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

年拜司空為祖珽所間出為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為司空  
 轉司徒丁母憂起為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  
 彥深歷董果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  
 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  
 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提獎人物皆行業為先輕薄之徒  
 弗之齒也孝昭既執朝權群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  
 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  
 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已陳諫其為時重如此常遜言  
 已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後還母傳氏雅  
 有操識彥深三歲傳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

深五歲傳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  
 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傳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  
 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  
 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為宜陽國太妃彥深有七子  
 仲將知名沈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妻子亦未嘗怠慢終  
 日儼然學涉群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  
 不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  
 在宜爾是以必須錄筆彥深乞轉萬年縣子授之位給事  
 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刺史  
 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為

四百十九字  
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璣子君信竝相  
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才最  
劣

赫連子悅字士欣僭夏赫連勃勃之後也神武起兵時爲  
濟州別駕勸刺史侯景赴神武後除林慮太守文襄徃晉  
陽由郡境問所不便悅云臨水武安去郡遙遠山嶺重疊  
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覺損  
幹悅荅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文襄善  
之乃敕依事施行自是人屬近便行路稱之天保中爲楊  
州刺史先是城門早閉晚開廢於農作子悅到乃命以時  
開閉人吏使之累遷鄭州刺史政爲天下之最入爲都官  
尚書鄭州人馬子韶崔孝政等八百餘人請立碑頌德有  
詔許焉加位開府歷行北豫州事兼吏部尚書子悅在官  
唯以清勤自守旣無學術又闕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  
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議由是除太常卿兼侍中聘周  
使主卒子仲章中書舍人

馮子琮字子琮長樂信都人北燕主馮弘之後也祖嗣興  
相州刺史父靈紹尚書郎太中大夫子琮貴贈開府儀同  
三司子琮性識聰敏爲外祖滎陽鄭伯猷所異初襲爵滎  
陽縣子齊天保初改爲長安縣男皇建初爲尚書駕部郎

中擢庫部孝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問對無有遺失  
 時梁丞相王琳歸國孝昭詔子琮觀其形勢琳即與赴鄴  
 甚見嘉賞子琮妻胡皇后姊也故詔與胡長粲輔導太子  
 後轉太子中庶子天統元年武成禪位後主謂子琮曰少  
 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今以後事相委再遷散  
 騎常侍奏門下事尋兼并省祠部尚書後與胡長粲有隙  
 武成深誠之曰胥亡齒寒勿復如此武成在晉陽既居舊  
 殿少帝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成帝怪其不宏麗  
 子琮曰至尊幼承大業欲令敦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  
 闕不宜崇峻帝稱善又詔子琮監議五禮與趙郡王叡分

事異同略無降下大為識者所鄙及武成崩和士開秘喪  
 三日子琮問其故士開引神武文襄初崩竝秘不舉喪至  
 尊年少恐王公貳欲追集然後與詳議時趙郡王叡先預  
 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婁定遠恐其矯遺  
 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權因荅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  
 又是先皇傳位羣臣富貴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一無改  
 易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官門  
 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及發  
 喪元文遙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變成太后干政說趙王  
 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賞賜甚厚

仍轉滄州別駕封寧都縣伯太后爲齊安王納子琮長女  
爲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侍中轉吏部尚書其妻放縱  
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然後奏聞其所  
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又廣拓傍隣增修宅宇以  
夜繼晝未曾休息斛律光將兵度玉壁至龍門周有移書  
別須籌議詔子琮傳乘赴軍與周將韋孝寬面相要結龍  
門等五城因此內附後主以爲子琮之功封昌黎郡公遷  
尚書右僕射仍攝選侍中如故和士開居要日父子琮舊  
所附託中雖阻異其後還相彌縫士開弟士休與盧氏成  
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時內外除授多由士  
開奏擬子琮旣恃內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時  
陸媼勢震天下太后與之結爲姊妹而和士開於太后有  
醜聲子琮欲陰殺陸媼及士開因廢帝而立琅邪王儼以  
謀告儼儼許之乃矯詔殺士開及儼見執言子琮教已太  
后怒又使執子琮遣右衛大將軍侯呂芬就內省以弓弦  
絞殺之使內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諸子方握槊聞庫車  
來以爲賜物大喜開視乃哭子琮微有識鑿頗慕存公及  
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公爲深交縱其子弟不依  
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頓  
丘李克范陽盧思道隴西李胤伯李子希榮陽鄭庭堅竝

其女婿皆至超遷其矯縱如此祖珽先與子琮有隙於後具奏此事諸子竝坐此除名太后以爲言又被擢用子琮有五子慈明最知名

慈明字無佚在齊爲中書舍人隋開皇中兼內史舍人大業中位尚書兵部郎加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詔慈明追兵擊密爲密黨崔樞所執密延與坐論以舉兵之意慈明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厚禮之異其從已慈明潛使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又義而釋之出至營田爲賊帥翟讓所瞋責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

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邪湏殺但殺何須罵詈讓益怒亂刀斬之梁郡通守楊汪上狀煬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怱博俱爲尚書承務郎王世充推越王侗爲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黎郡公謚曰壯武長子忱先在東都王世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屍柩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華燭納室時論醜之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也祖智魏魯郡太守贈兗州刺史父道恩開府陽平郡守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籍尤長吏事齊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遇東方白額稱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乃至削木

四百一  
七  
為箭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  
遂有武略削木翦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御史  
中丞畢義雲引為侍御史趙州刺史尉粲文宣外弟揚州  
刺史郭元真楊愔妹夫基不憚權威竝劾其贓罪皇建初  
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西界與周接境因侯景背叛其  
東西分隔士人仍緣姻舊私相貿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  
一基初莅職披檢格條多是權時不為久長州郡因循失  
於請讞致密網久放得罪者衆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  
事科數自非極刑一皆決放積年留滯案牘膠加數日之  
中剖判咸盡尋而臺省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綱既踈獄訟  
清靜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才枕亦不  
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為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  
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卒於  
官贈驃騎大將軍和州刺史謚曰惠桓將還遠近赴送莫  
不攀轅悲哭哀不自勝初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元康為司  
馬畢義雲為屬與基竝有聲譽為刺史元疑所目二賢俱  
有當世才後來皆嘗遠至唯卽騎兵任真過甚恐不足自  
達陳昇後竝貴顯而基位止郡守子茂

茂字慰之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  
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

助教長樂張奉禮受三傳群言至忘寢食家人恐成病常  
節其燭及長以博學稱歷位保城令有能名周平齊上柱  
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隋文帝爲亳州摠管命掌書  
記周武帝爲象經隋文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爲也感天  
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致人茂籍歎曰此言豈常  
人所及陰自結納隋文亦親禮之後還家爲州主簿及隋  
文爲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錄有能名  
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  
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曰長史言衛  
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爲隄防  
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有  
部人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  
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人之意也乃  
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  
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爲交悌開皇中累遷  
戶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人間五品  
不遜或咎者乃云管內無五品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  
爲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爲繁紆不急皆奏罷之又奏  
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左貶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  
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煬帝即位爲尚書左丞

參掌選事茂尤工政理為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  
 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窰茂奏劾愷位望已隆祿  
 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間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  
 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  
 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  
 坐得罪茂與崔祖濬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百段  
 時帝每巡幸王綱已奏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無蹇  
 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乞骸骨  
 不許會帝征遼以茂為晉陽宮留守其常山贊務王文同  
 與茂有隙奏茂附下詔納言蘇威衛中大夫

蘇威  
 蘇威  
 蘇威

推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其罪及弟司隸別駕楚之  
 皆除名徒且末郡茂怡然任命不以為憂在途作登隴賦  
 以自慰後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卒子知  
 年

論曰孫騫入幕未久倉卒致斃神武以情寄之重義切折  
 肱若不愛惜才子何以成夫王業元康以知能才幹委質  
 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為重及難無苟免忘生殉義可謂得  
 其地焉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譴正禪代之際先起異圖王  
 怒未終卒蒙顯戮直言多矣能無及於此乎房謨忠勤之  
 操始終若一恭懿循良之風可謂世有人矣張纂張亮張

曜王峻王紘等並事霸朝申其力用皆有齊之良臣也伯  
德之慟哭伏屍靈光之拒關駐驛有古人之風焉顯雋明  
達文武驅馳盡其知力不遑寧虜可謂德以稱位能以稱  
官道和爰從霸府以終末路四十餘載典綜兵機識用閑  
明甚為朝臣所服及于後主奔遁莫知所之首贊延宗以  
從權變既而晉陽傾覆運極途窮還鄴則義隔德昌死事  
則情乖舊主雖復全生握節豈比背叛之流歟夫縣宰之  
寄綿歷古今親人任功莫尚於此漢氏官人尚書郎出宰  
百里晉朝設法不宰縣不得為郎皆所以貴方城之職重  
臨人之要後魏令長名選舊令史為之故縉紳之流耻居  
其位爰逮有齊此途未改寧都公韋斯流弊弘之在人固  
為美矣司徒器度沈遠有宰臣之量始從文吏終致台輔  
出內有常夷險若一而世人論之胡廣譏其不能廷爭然  
古稱見幾而作又曰相時而動若時有開悟或可希舜一  
功而終遇姦回便恐舟壑俱運斯蓋趙公之志也子悅牧  
宰流譽子琮簿領見知及居藻鏡俱稱尸祿馮溺於賄貨  
於斯為甚慈明赴蹈之義蓋有銜鬚之節郎基政績有聞  
蔚之克荷堂構美矣乎

北史卷五十五

九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北史五十五



